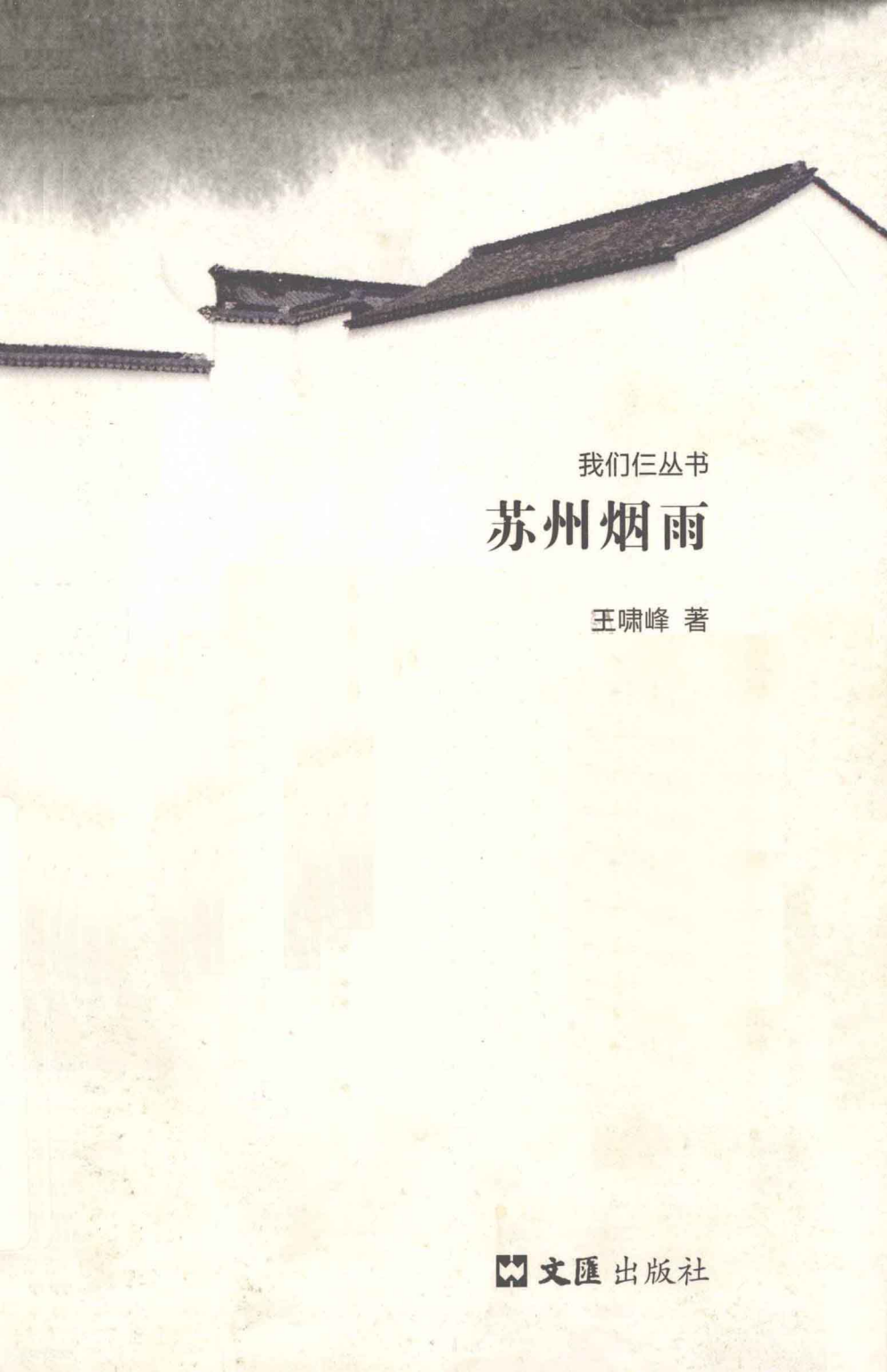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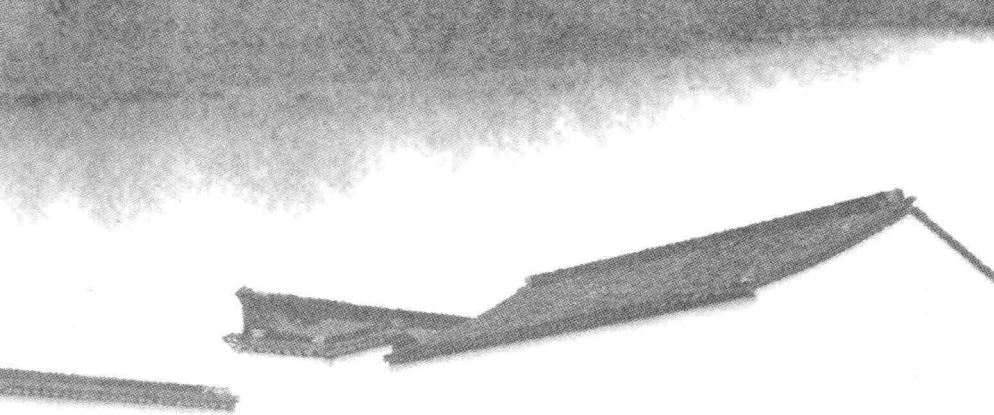


我们仨丛书

苏州烟雨

王啸峰 著

 文匯出版社



我们仨丛书

苏州烟雨

王啸峰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烟雨/王啸峰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10
(我们仨丛书)

ISBN 978-7-5496-0033-5

I. ①苏…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0857号

苏州烟雨

著作权人 / 王啸峰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杨义侠

装帧设计 / 周 丹

摄 影 / 于 祥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11

字 数 / 140千

ISBN 978-7-5496-0033-5

定 价 / 28.00元

私人记忆和童年视角的混响

——我读王啸峰的散文

小 海

“私人记忆”

关于姑苏烟水，关于古城街巷，关于吴地人物，古往今来，在方志野史、诗词歌赋、丹青书画等方方面面都已经有了许多的描摹和记载，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关于苏州的公共记忆。这些公共记忆近些年来更是演绎、提炼成了文化符号，甚至是简化为人文地理方面的旅游导航，她的“有用性”毋庸置疑，有点约定俗成的味道了。有时，外地的朋友们来苏州，我总是劝他们不用导游自助游览，时间来得及的话自己先住下来慢慢走走看看，最好再交上一两个当地朋友，这样才会得到一个自己的而不是导游手册上千篇一律的苏州。

王啸峰的散文是可以归于苏州烟雨、吴地风情私人记忆一类

的。私人记忆是相对于公共记忆而言的。因为公共记忆总是以符号性记忆为标志，打上了简单化的观念烙印。而私人记忆就不是文配图式的，可以覆盖掉公共记忆。对公共记忆最好的解构方式就是像王啸峰这样，进入个人的时光隧道，让它“慢”下来，因为“时间是有形的，他的形象对于个人来说，就是生命历程”（王啸峰《关于时间》），从自我中驳离出一个陌生的他者，在漫游中一些元素才能像在尘封的旧日记中找得了一样，还原出来，一些瞬间的光影和气息，通过眼耳鼻舌重新体验到了——这种“慢”，对应今天的“快”和变化有时是无奈的或者无能为力的，但这种慢的能量是缓释的，迷人的，需要动用想象和心灵才能感应到的。他笔下的老街、雨巷、老宅的秘密、庭院的枇杷树，洪老老、长妹、三婶婶等等都恍若隔世，那种强烈的画面感，是可以折叠和展开的，像黑白胶片在缓缓回放，由他出彩的笔描摹得如此逼真，像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中平凡、素朴而撼人的画面。“现在的小费安安静静地守着这家店。”（王啸峰《书生书店》）“我静静拐过街角，往药房里膘了一眼，心里怀念那个弯腰打酱油的、神情严肃的、长瓜子脸的长妹。”（王啸峰《长妹》）——都是些静静地守望岁月的人。慢下来，仿佛过往的时间就又找到了我们，相对于山和海的庄重、沉默，一条老街巷、一棵枇杷树，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笔下，街巷里面那些开始外出觅食的鸟儿们活泼的影子有了神态，仿佛在期待一个重大发现。童年压身的梦魇在晨光中，

在挺身而出的树枝中，在爆竹般的鸟鸣中“辟辟啪啪”死去，他用最平凡的街巷、院落和花木鱼虫，定义了“我的苏州”，就像作者自家庭院里早晨那棵枇杷树上的一声鸟鸣之后，人间才已然打开。

王啸峰的散文是可以保留古老生活的密钥，呈现了真实的生存状态，使我们能够分享记忆、梦想、经验，它更加有血有肉，甚至也更加清晰和“正确”。如果我们的古老城市没有这样的一把把“密钥”——艺术和创造，我们的城市就没有未来和希望。

文学中的私人记忆弥足珍贵，因为它不同的多样性和神秘性让我们凝聚在一起，与此同时，又让我们找到故园、亲人，让我们彼此变得可以辨识。

“童年视角”

在我看来，童年总像是那么一团雾或者雾障，含有超现实的气氛，包含了对事物理解上的诡异性，以及伤感和甜蜜交织的原型意义。

刚刚读到王啸峰散文的时候，我有一种担心：那个枇杷树下的青涩少年郎，能从老街巷的浓重阴影中走出来吗？后来，又陆陆续续读了他不少的散文，我发现他并没有被关于苏州的公共记忆梦魇压身般喘不过气来，他是从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去努力追寻现实和虚幻世界的对接点，化解的利器就是“童年视角”。

在私人心灵藏书室中，至少有两本和少年成长有关的书是我钟爱的：赛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不仅仅和作家童年时代的田园牧歌和诗意馈赠之类有关，但让我着迷的原因倒是作家的“微言大义”，其中透露出的关涉价值观铸造和人生起步时的“真理性”追求以及字里行间又要竭力掩饰的“宏大主旨”，是具备成年礼意义的。你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主角的梦想——成为一个麦田的守望者，自己站在崖边，守望一群小孩，防止他们掉下去。在你“悦读”享受的同时，又传达出“救救孩子”般的大声疾呼和犀利的批判精神。

王啸峰的散文，仿佛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孩子在回溯和漫游，既有自足恋旧、美梦重温的诗意营造；又有“文革”因素造成的人性扭曲，人心不古的泪水与笑声；更有管窥人世时掺杂的质疑、迷惑、宽容和人性关怀。他在让我们认识一个少年的稚拙、单纯、焦躁、不安、迷茫、激情、渴望、浮躁中，也为我们重塑了过往生活的多面性和多重性，其亦真亦幻的直觉感受又宛若神助，一个少年心灵成长过程中的神秘性与古城传统世俗生活确定性的邂逅、遭遇和碰撞，其中的轻与重，静与动，黑与白，乃至消解与重构，往往又超越了个人的体验。他不局限于视角、人称、时态的生动叙述，让我们真切感知了过往的岁月，仿佛古老的生活与现实的生存是平行的，同时也是有呼吸、带着体温的，和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依然存在或隐或现的对应关系，让我们心旌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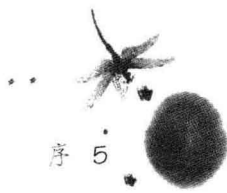
我们依然可以和那些老宅院中古老的祖先们对话，好像我们曾经活在他们中间一样。他们身上的疾病，我们今天依然生着，他们身上的勇气依然在我们身上保留着。

当然，你也可以要求作者在以上优势之外再增强一些文本意识和笔法的层次感，但我始终认为，在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都是小问题，对一个有追求并处于“进行”中的作家来说，在今后的写作中是可以自动解决的，就像一个人的成熟与所谓的人情世故的历练并无本质关系，而只会与其价值观取向有关。

最后，我要说的是，王啸峰成功地穿越了童年的那么一团迷雾，从千年古城走了出来，并向我们清晰地传达出一个守望者的心声。

是为序。

2010年6月18日



拿什么抵抗苏州烟雨

巴 桥

我认识啸峰十几年，在一起吃了无数次饭，聊了无数次天，唯独很少谈到文学。我虽然知道啸峰写东西，但除了若干年前啸峰曾给我看过一篇他的小说外，就再无其他文字。直到最近，啸峰要出散文集，嘱我写篇东西，我才看到了他十几万字的书稿。

我是在收到书稿的一刹那意识到这问题的，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呢？我们不都是写作的人吗，为什么在这十几年的交往中，文学，或者文字，却基本不曾出现过。是我们刻意回避此类形而上的东西吗？是我们文学想法迥异吗？都不是。本质来说，我和啸峰不是文友，而是朋友。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本了。

什么是朋友？我无法给它定义。但我知道，这十几年中，啸峰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常年在外地工作，每次回苏，啸峰必然会来看我，组织朋友聚会；我回苏办婚礼，同样是啸峰帮我联系妥当酒店，安排好各类琐事；我在苏州买房，又是啸峰帮我谈妥一切

事宜。我在这十几年中，辞职、奔赴外地工作、结婚、买房……这类“人生大事”，几乎都有啸峰出力。一旦我遇到什么难事，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啸峰。长此以往，我甚至没有了起初受之有愧的忐忑，反正我也帮不了他什么，所谓债多不愁。

于是，当我们已然如此熟悉，但却是第一次系统地看到啸峰的文字时，我竟然有些熟悉的陌生感。

啸峰的为人是和善的，周到的，身材也是一副生活富足的样儿。而当他的文字所体现的那种细密和精致，绵延不绝地展开时，我不由得微微笑了：又一个苏州人。

苏州人本质上有着对精致生活的要求，而吴地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又让所有苏州人笼罩在这股氛围中，谁也无法摆脱。花鸟鱼虫，琴棋书画，在苏州，不是文人专享的雅好，而是很多人的自然习惯；街巷里弄，坊间人物，是典型的姑苏人情，这里的人不爱宏大叙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苏州人的生活方式，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待大闸蟹的态度；园林山水，亭台水榭，是苏州人的风景，这个城市再现代化，这一点改变不了。

于是乎，当啸峰开始回忆“张长兴”、“三珍斋”，说起“三婶婶”、“洪老老”，谈到“奥灶面”、“长江三鲜”时，也调动了同样是苏州人的我的记忆。我甚至能感觉到啸峰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心理：温暖，怀念，淡淡忧伤，克制的自矜中隐含着对无

法欣赏此种情趣的人物的一种心理优越感……



当初从苏州辞职，我陆续在广州、北京等地生活，我以为是逃离，我喜欢广州的无拘无束，喜欢居住在城中村的那种粗糙和市井，后来也渐渐习惯了北京的横平竖直和沙尘暴。但当我有一天看到北京公园中粗壮无比笔直挺立的柳树时，我的心底无法克制地怀念起苏州的生活和时光。我知道了，真正的苏州人，骨子里的那种情趣是无法改变的。

从这点来说，啸峰无可抗拒的，皈依了苏州人的共同家园。

当然，仅有这点是无法满足的。尽管它细致、优美、感伤，尽管它能唤醒同类们的情感记忆。但同样的，太多本地的作家也迷失于这种精致中，以致他们再也无法找回自己。尽管这样的东西和文字也是美好的，但它究竟无法具备每个作家都必须掌握的属于自己的力量，从而沦为城市晚报副刊一角的考证文字。那么，啸峰在沉迷的同时，能否走出呢？

小海说，“啸峰的散文是可以归于苏州烟雨、吴地风情私人记忆一类的”，小海又说，“我发现他并没有被关于苏州的公共记忆梦魇压身般喘不过气来，他是从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去努力追寻现实和虚幻世界的对接点，化解的利器就是‘童年视角’”。

小海的话很到位，啸峰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在唤醒追忆这强大的公共记忆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抵抗，一个好作家的力量往往在这抵抗过程中开始浮现。而我发现的，或者说感受到的，与小海不同的是，并非在于“童年视角”，而是一种同样属于每

个作家特有的——“感情”。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感情总是很重要的。不管他写什么，怎么写，无论它在文本后面隐藏地多深，这个作家的“感情”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彻底遮掩。无论是怀念还是绝望，无论是愤怒还是厌倦，这些表象的感情背后，这些作家对人生境地的观察和书写中，骨子里支撑着作家的，我觉得，总该是一种真实的、善意的感情，而且必须是独特的。

而啸峰的文字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点。无论他在童年，还是当下，无论他在旁观还是置身其中，无论他在品赏食物，还是思绪乱飞，我始终都能找到我读啸峰散文的密码。那一个善意的、温和的，有时也纠缠其中痛苦无力，有时又欢欣喜悦的，对待他周边的人事和自身际遇的作家的真实感情。

这个密码，如果说在啸峰散文集的前几个篇章“印象，老街”、“舌尖上的笑声”中还隐藏甚深的话，在后几个篇章“心灵的尺度”、“日子静好”、“瞳孔中的反转片”中，则显得更为明晰。

于是，我发现，即便在我和啸峰十几年的交往中，几乎没有文字的交集，但对于他写下这些文字，对他以这样的方式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也没什么可讶异和陌生的。一个熟悉的王啸峰，我的朋友和兄长，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还原。

这是我第一次读啸峰的散文，也是第一次谈啸峰的散文。我

想，在我和啸峰今后的友谊中，文学可能依然会缺席，因为对于真正的朋友来说，不需要籍由一个共同的话题，就能完成彼此的交流。如果说我还有些期望的话，那么，在保持一个成熟作家必须具体的情感力量的同时，我希望啸峰今后的文字中，这种力量还可以来得更强烈些，更撕扯一些，在情感冲撞和心灵追求的过程中，能突破一些苏州作家由于生活安逸而带来的惯性。

这一点实在太过重要。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写过东西，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怯懦，我担心自己在过了无所顾忌横冲直撞的青年期之后，在离开了我曾经切肤之疼的漂泊生活后，再也找不回那种力量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焦虑更能让他成就。

以此共勉！

2010年7月29日

北京 双井

目 录

序一 私人记忆和童年视角的混响	小海
序二 拿什么抵抗苏州烟雨	巴桥

印象，老街

旧 影	003
张长兴	007
大饼店	012
果 玉	016
三珍斋	019
长 妹	022
三婶婶	026
秘 密	030
洪老老	035
枇杷树	039
铁 树	042

老 井	045
秋 夜	050
墙脚跟的阳光	053
雨 天	055
新 景	059

舌尖上的笑声

一碗面	065
拌 面	068
奥灶面	071
品“燥”蟹	074
蟹 趣	077
长江三鲜	080
舌尖上的笑声	084
夏 食	087
杨 梅	089

心灵的尺度

青涩少年	095
心灵的尺度	098
红枫 历史 人	101
从轻悍到崇文的苏州人	104

关于时间	107
终极恐惧	110
航 道	113
一滴水的旅程	117
梦里伸出的手	120
那些普通人	123
味 道	125
咬 合	128
雨也很普通	130
清冷的夜	133
解决之道	135
灵魂与重生	138
先 知	140
灵魂坐在窗台上	142
思念如流	146
宇宙幻想	148
行走的灵魂	151

日子静好

这个季节的雨	155
夏之趣	158
就这样吧	161
一个黄昏 一位诗人	164

日子静好	167
归乡的路	170
黄色的墙 白色的墙	172
呼朋唤友的日子	174
汇流成海	177
挑战极限	180
忙 碌	183
平安是福	185
与谋生无关	187
女儿出生那一天	189
关系朴素而简单	191
寒山寺钟声	193
冬至大如年	196
敬 佛	199
路程六公里	201
瑜 伽	203

听，那些书的声音

走进迷宫	207
“现实要比虚构神奇得多”	210
斯文·赫定的眼神	212
寻觅村上春树	215
听，那些书的声音	218